

言語錄

[民] 王間松註

一言，玄空二字，如何解釋，冠以大字，更是何意。

一語，玄空者，無邊無際，無方無體，放之彌於六合，以已有已成之八體爲言，乃天天地合而言之之詞，故曰大支空，陰陽混而言之，故曰玄空，以其至大至外，而不能更大更外而範圍之，故曰大玄空，太初陰陽未分。由內而發者太極也。混沌既開，由外而無邊無際，而不能範圍之者，大玄空也。一內一外，似一而二，先于自然陰陽，自然之配合，自然之交媾，天地如是，人與萬物，亦莫不如是，有此大玄空自然之氣，所以有人及萬物自然之名。自然之體，自然之用，皆莫能道其外也。故統名之曰大玄空。

二言，大玄空，既是天開地闢人生後陰陽混合之代名詞；既稱無方無體，而究其所以，天清地濁，雖皆雲氣，其實亦各有方有體，大玄空之方，與體究系何指。

二語，先天天地定位，而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錯。陰陽相蕩，而生萬物，而萬物中，各具有天地、山澤、雷風、水火、八體之氣也。於人亦然，人與天地之氣合一，故生則居廈屋，死則葬壤土，其氣與天地陰陽息息相通，故世有陰陽宅之相觀者。原本於此，其旨皆本先天，雖雲無體，實有方有體矣。

三言，先天八卦之方之體，既知爲天地萬物各具之自然陰陽在內，以天地四方之曠廓言之，有其氣，而後有其體，世雲先天爲體者此也。其如後天爲用何。

三語，先天爲體，猶磨之底盤，靜而不動，後天不動，後天爲用，猶磨之上盤，流行不息，所以能成造化，運始於一、而終於九，卦始於坤。而終於乾，經雲龍分兩片者，先天靜之一片，坤統三女屬上元。乾統三男屬下元也。後天動之一片，一二三四運屬上元。六七八九運屬下元也。陽九陰六，上下各九十年而爲一周，此體用合一之理也。

四言，大玄空體用之作法，既知其爲如是矣，而先天八卦父母相交而生六子，陰陽老少，各自相對，其數合九，後天八卦則卦位雜亂，陰陽老少，並不相對；其數合十，其理何在。

四語，先天八卦，陰陽老少，處處相對相交者，即所謂天地自然之相配相見相交也。有此自然之交媾，所以天地間有萬物。而萬物各有自然之相配相見相交也。相交無時，所以天地萬物生生之機，迴圈無端，所以有後天爲用之道，先天重卦，後天重數，二而一也。重卦則陰陽老少，處處配合，重數則一九二八三七四六。處處相對，數始於一，而終於九，而五十爲成數，八方無位次而居中央，經雲天尊地卑，陽奇陰耦，五加一爲六，所以雲一六共宗，五加二爲七，所以雲二七同道，五加三爲八，所以雲三八爲朋，五加四爲九，所以雲四九爲友，五加五成十，所以雲五十同途，河洛相參，而爲用無窮。

五言，河圖一六居北而爲水，水生東方三八之本，本生南方二七之火，火生中央五十之土，土生四方四九之金，金仍生北方一六之水；以河圖四方生生不息之理也。洛書一六

三八爲乾坎艮震陽卦一片，二七四九爲巽離坤兌陰卦一片，一二三四爲合五一片，合乎底盤之坤統三女，大七八九爲合十五一片，合乎底盤之乾統三男，上下兩盤，有條不紊，今已知之矣，其于地理作法安在。

五語，上元一運，與下元六運之山水取捨相通，二運與七運相通，三運與八運相通，四運與人運相通，故曰共宗同道爲朋爲友也。山形水勢，合於上元一運局者，時至下元六運。其得力與一運同，當六運新取此局亦發，故此云云，洛書一六三八陽卦一片之運，宜取一二三四合五方之山，取六七八九合十五方之水，洛書二七四九陰卦一片之運，宜取一二三四合五方之水，取六七八九合十五方之山，如此則謂之陰陽相見，雌雄配合，反此則謂之相乘矣。

六言，若如上述，其理雖通，而用法似乎太死板，有無原理可推，今庶述之。

六語，以先後天八卦。及河圖洛書之數之方言，似近器機，而不知如易之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等，其爻象變換，何尚不近器機，而彖傳系辭，其理難窮，大玄空作法，正與此相同，故千古不得薪傳，而皓首不解者有之，聚訟千百年，而其理始終不明也。蔣公大鴻有雲，會者一言立曉，此語似近荒謬，此指得訣者言之，非任何人都能知曉，要知原理奧秘，非得訣，實有所不能也。上述之理，實包含在千古不傳之挨星秘訣中，若未得訣者，亦可按此器機式而運用之，吉凶悔吝，可保萬無一失，謂愚不信，請嘗試之。

七言，上言未得訣者，亦可按圖索驥，運用無誤，若得訣者如何。

七語，得訣者，系從原理上推求，全部辨正，豁然在胸，有體有用，配合生生，自有神而明之之理，若未得訣者，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

八言，體傳眼，用傳心，傳之者訣也目，語雲好風水。不如老山頭，此指傳眼而言，傳眼在乎看得多，南北東西。龍之體態各殊，其穴之所結，亦因此不同。山人久居其地，熟請行龍，好風水初入其境，不免生疏，故此云云，用之在乎傳心，將何以之。

八語，傳眼之說，確乎如此，雲下如老山頭者，指一地之狹義言之也。風水家南天北地，足跡所至，無所不曉，龍之體態。到處不同，北龍綿亙數千里，老大而高，幹結者多，而發必聖賢臣子，中龍少壯而嫩，幹結少而枝結多。發則清秀名一哄而已，南龍地近熱帶，山多粗雄，亦枝龍結穴爲多，人之品格情性，亦各隨山勢之體態而不同，語雲北方風氣剛強，南方風氣柔弱。亦天時地利，稟氣不同所致耳，傳眼雖較易於傳心，而究其精密，實非易易，得脈爲先，得穴爲難，而四勢八國周密成局者更難，周密之小形局似易，巍峨之大形大局，則尤難矣，無以解之，曰福地還從心地來，一德二運三風水，此爲求地者聊以自慰之語，否則人人欲求大結作，不自度德，將何以之，此風水之所以闢而不談。曰聊盡人子之心而已，至於傳心，務從十年寒窗下下功夫，青囊全卷，的爲地理之至實，名曰大玄空者。即青囊之妙用也。六法中至要之點，即所謂挨星是也。挨星之秘，楊公傳黃妙應，將二十四山，撮爲坤主二八句。暗示抽爻換象之旨，經雲先天羅經十二支，子母公孫同此推，二十四龍管三卦，皆指示二十四龍挨星之秘，太極生兩

儀，一生二也。父母生六子，二生三也。三生萬物是玄關，即二十四龍管三卦，子母公孫之倫序也。即一索再索三索之挨星也。知此則傳心之用得矣。

九言，眼心而曰傳，傳必有先覺者，而後從而授之也。地理形氣之書，汗牛充棟，今從書本中求之，其亦可得之歟。

九語，形家之書，十不離九，大都可看，論龍穴砂水者，不外合情二字，山水各有陰陽，老龍抽出嫩枝，大水收入小水，情也。山取起伏頓挫，水取之玄屈折，情也。高不受風，低不受水，情也。乘氣納氣，清也。得脈得穴，情也。形既得情，氣自中和，此不易之定理也。曰傳眼者，不過實地經驗之豐富耳，非拘拘也。傳心則雖讀破青囊萬卷，若不得真傳，暗中摸索，東推西敲，終難入其堂奧，世有種種偽說者，皆緣於此也。要而言之，除蔣公辨正之外。凡講干支八卦五行者，無一非偽也。經雲百二十家渺無訣者，可知自古已然，乃其小者耳。真傳之難得，於此可見一斑，自古傳必以心，不傳則有所不能，書愈多，則法愈混，楊公看雌雄以天下諸書對不同一語破之，可謂真言不諱矣。

十言，傳心一說，殊難分辨，世之業陰陽者，大都各是其是非，其胸臆中，各自以爲訣，是真是假，無人能辨之，與之談地學者，莫不韜韜然自得，抑不知研究學術，當站於客觀地位，萬不可以先入爲主，三元三合，門類繁多，學者大都以師傳者即謂之訣。理之通不通，道之合不合，不之辨矣，如何方可以辨其真偽。

十語，地理即性理，理通則道合，易爲性理之最善本，合乎易理者，即爲真訣，大玄空作法，處處不脫易理，二五妙合，爲大玄空不傳之秘，闔開奇耦，流行終始，爲理氣之作法，舍此而言玄空地理者，失理氣之本旨矣。

十一言，易理包含萬象，何止於地理。

十一語，易曰一陰一陽爲之道，地理形勢理氣，處處不脫陰陽，青囊天尊地卑，陽奇陰耦，山管山，水管水，江南龍來江北望，一陰一陽也。雌與雄，交會合玄空，雄與雌，玄空卦內推，形勢理氣，各有陰陽也。形氣兩合，即爲之道，易理如此，地理亦然，鄙參辨正全卷，即本此旨。

十二言，山水爲有形之陰陽，楊公稱之曰看雌雄。其如無形之雌雄，由何而辨。

十二語，蔣公以山與水相對一語，謂石破天驚，有形之雌雄，即一山一水，實已說得明白暢曉，故以此直捷了當語破之，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無形之大雌雄也。即一生二，二生三也。三生萬物是玄關，此中之雌雄，尙未有人道破，無形之雌雄，務從玄空卦內推之，已詳六法章內。

十三言，雌雄有有形與無形之分，即知之矣，有形之山，即爲雌，有水即爲雄，與無形之雌雄，如何謂之相配相見相交，相見則福祿永貞，相乘則禍咎踵門，此中玄妙。殊難透徹。

十三語，形氣兩合，的爲最難之一事，形則人人知之，氣則有所難能，如玄空挨星中之

任何一星，在其得令時，即謂之正神，應配以山上靜處，其失令之零神，應配以水裏動處，如此即謂之雌雄相配，所謂相見相交者，尤在目力經驗上求之，山水之大小遠近，得脈得穴，乘氣納氣之間，失之毫釐。謬以千里，所謂三年尋龍，十年點穴是也。玩奧語十則得之矣。

十四言，形勢既得，不合氣運，則氣感不應，氣運雖合，而形勢花假，則地理之道全棄，世雲吉地葬凶者，不合葬法，不合氣運也。有是理乎。

十四語，地理以形勢爲先，理氣次之，形與氣，二者萬不能分離，言形者多，言氣者少，形氣兩言更少，形則有地可據，易生興趣，故易於分辨，氣則無形可覓，全本哲理，故皆視爲畏途，形似易而氣更難，故世無形氣兩全之家矣，言形者，闢理氣爲非，有言氣者，又以形勢爲非。如鄙所著述老，理氣居多，而似略於形勢，不知者，或以爲不諳形勢也。孰知地既非地，何用再談理氣，先有完整之形，而後可講玄妙之理，此爲地學家不易之定理，經雲葬著旺龍平龍死龍者，即形氣合言之真旨，又雲前後八尺不宜雜，斜正受來陰陽取者，葬凶葬吉，得運失運。概可知矣。

十五言，世有不得轡頭，不合理氣者，大都塚道蕭條，人皆落伍。家道蓬勃者，大都得地得氣也。若脫脈而乘風乘水者，必蟻水侵棺，可立言其爲敗絕也。乘得生氣，合得時運者，可立言其爲發祥也。雖世稱堪輿爲迷信者，遇此則又在半信半疑中矣，凡遇設身處地之際，亦不過聊盡人子之心而已，真理猶未暇幾及也。欲求其徹底，又將何之。

十五語，堪天道，輿地道，自古言之，天文地理，乃哲理之最深最奧者，欲求其徹底，殊非易易，因此闢則闢而行則行，吉人天相，福人福地，其中有不可形容者，朱子雲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，不可不知地理，一爲父母之生，一爲父母之死，可各盡其孝道也。親安則子安，鍾靈則毓秀，此中自有天緣，人爲代天宣化，求地安親，訪師覓地，乃人子應盡之孝道耳，非以此求富貴利祿也。若人人識得福地，則福地無剩，則世有福人，而無福地矣，地理與天地相悖，若無人研求天理，則世皆強暴，而無吉人，此所以地理天理相輔而行也。欲求其徹底，殊非言可以蔽之，姑撮道曰盡人子之心，盡地理與天理之心而已。

十六言，若曰福人可得福地矣，而世有其人並不兇暴，而往往顛沛流離者，如其人並非善良，而每皆興發者何也。

十六語，易曰爲善者不昌，祖父有餘殃，爲惡者不滅，祖父有餘德，實爲千古名言，既得地理，又得天理，則其昌也必矣，不得地理，不得天理，則其滅也亦必矣，若得地而不得天理，其惡猶小，而其發吉亦小，若不得地理，而得天理，其善猶小，而其禍亦小，此爲事理之當然，周柞八百，得天得地也。秦世不紀，失天失地也。萬民之天地，何嘗不然。

十七言，於此知經所謂求地不種德，種口深藏舌一語，寓有深意矣，曆觀古書所載，鑒鑒可據，吾人求地安親，將如之何。

十七語，求地安親，爲人子應盡之責，太過則恐與天理有悖，惟恐德有不符，不及，則恐又與孝道相違，執其中庸之道而行之，惟有取自然二字應付之，訪師也不勉強，求地也不勉強，訪有學識經驗者，即名師也。求夫藏風聚氣，山清水明者，即福地也。先有是因，而後其果若何，不之顧矣，曰自然主義者，量力度德而行之也。

十八言，吾人生則居廈屋，死則葬壤上，所謂陰宅陽宅，關於地理看法，有無分辨，其作法又如何。

十八語，世之看陽宅者，大都與陰宅分作兩法，且雲陽宅尙無專書，愚曰陰陽一理，並無專書，有則皆僞，何也。動靜雌雄，生旺衰死一也。陽宅義狹而繁，陰宅形大而廣，一則觀其門路，一則觀其山水，一則間間可立極，一則惟穴頂一極，一則觀其內門外路，一則觀其內堂外局，方位與理氣，正神與零神一也。所異者，陰宅在乎乘氣，陽宅在於納氣耳，一則動靜空實，可以人爲，一則出於天然，人爲者易於修改，天然者難於趨避，陽宅則不分主客，居之則所系，遷之則無關，陰宅則各有其主，世所謂香煙血食也。氣感而應，鬼福及人，二者用法則一，作法則二，一者理氣也。二者形局也。俗有以間數層數飛布九宮，及遊年八宅洛書九數論短長者，未辨陰陽一理之真義也。

十九言，大玄空用法，陰陽一理，既知之矣，曰間間可立極者何也。其樓上樓下，大小層數，有無分別。

十九語，陰宅以放棺處爲主體，一穴一極，昭穆前後，亦各自爲極，乘氣納氣，微有分別，故統而言之曰一極，陽宅則人類繁多，爲用居住，各有所需，門路方位，間間不一，住房以床爲極，灶座爲極，書室以書桌爲極，店堂以賬桌爲極，故各間有極，且人之居處，職位權衡不同，人即極，極即人，極隨人而定，極隨人而動，人定則極定，人移則極動，此所以間間可立極，間間之門路動氣不同，間間之吉凶各殊也。樓上樓下，大小層數，並無分別，所異者，惟納氣之大小緩急耳，及四勢之環境有異耳。

二十言，陽宅之鄉居城居，陰宅之山龍平洋，用法有異同否乎。

二十語，書雲平陽一穴勝千峰，陽宅宜氣寬，陰地宜氣緊，平洋一片，山地一線，此皆上言之不同點也。鄉居以局格爲重，乘氣納氣，各有攸關，城居全以四鄰環境爲重，不受壓逼，不犯沖射，以合乎人之常情爲主，論其門路並灶，動靜緩急則一也。乃形局之不同，非理氣之不同也。至於山龍平洋之陰地，亦形局之不同，非理氣之不同，山龍氣閉而堂局宜寬，平洋氣散而堂局直收，乘氣得脈，迎旺去衰則一也。至其理氣用法，世有分門別類者，殊非地理之真旨、陰陽一理，山水一體，大玄空大法則一也。惟形局作法，略有斟酌處，山龍脈沉，宜乎開墾，平洋脈浮，宜乎培補，此陰地作法之不同也。鄉居空曠，形式直藏，山居狹窄，形式宜開，此陽宅作法之不同也。一言以蔽之，曰合乎情理而已矣。

二十一言，鄉居城居，山龍平洋，知惟形局巒頭之不同，大玄空六法之理氣用法則無二，可再申而明之。

二十一語，山龍築穴，雖雲宜乎開墾，而太深則陰多而脈塞，太淺則氣薄而生蟻，平洋立穴，雖雲宜乎培補，而太高則氣散而受風煞，太低則脈過而受水，經雲乘生氣一語，實難形容，全憑目力智力上求之，陽宅之高低通風，燥濕明暗，均直詳加設計，總之先有物質上之斟酌，而後再從理氣上之安排，得體得用，方合悠久，語雲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，其於地理亦然。

二十二言，由是觀之，地理即性理，即土木工程之設計，實與科學有密切關係，換言之曰，地理乃吾人之常識亦無不可，合於人請者，即合于自然之理，地理之理，其如是乎。

二十二語，地理之理，本無所異，不過合於人情，而參以哲理耳，春夏秋冬，即東南西北，春夏宜東南風，秋冬宜西北風，則天氣晴明，反此則陰雨多變，非人之常識乎，風屬動，氣水亦動，氣動于此方，或動于彼方，則吉凶判然非具有哲理在乎，動而合于時則休，動而悖于時則咎，是吉是凶，是休是咎莫不有哲理可求。此理不外乎先後天，大支空體用之理，如先天之乾，無一定之方，爲老父，爲馬，爲金，爲首，爲肺，屬大腸，爲皮毛之類，當其得令時之二十七年爲正神，宜安在來龍實地。當其失令時之二十七年爲零神，宜安在水口明堂，此所謂先天爲體也。如後天之乾住居西北，爲流行之氣，不論其所屬，爲時，則屬下元第一運，西北本宮，爲其合時之大金龍，管年則以二十一年論之，他非所論矣，其餘坎艮震坤巽離兌七卦類推，此地理之哲理也。書雲，太歲之日至，可坐而得此，亦其一也。

二十三言，上言地理之理，知爲理氣之理，非轡頭之理，有轡頭之理，方可談理氣，理氣之理，知爲先後天並用，世人只知後天之呆方位，從此呆方位之八卦論長短，今知不論其所屬務從無方無體之先天八卦上論長短，吉凶悔吝，均從先天推論；並隨後天流行之氣，分其生旺衰死，以爲用此誠地理之創論，聞所未聞也，茲略述之。

二十三語，轡頭理氣，以及先天爲體，後天爲用之說，嗟已人人能言之，其中條分例晰，世所難能，非得真傳者，殊非言可以道破也。古人撮之爲六法者，實緣於此，請從首章中分條研究，語雲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誠哉是言矣。

二十四言，世之談轡頭者，十不離九，談理氣者，莫衷一是何也。經雲父子雖親不肯說，若人得遇是前緣，未免得之太難，今闡而述之，誠有裨於來者，惟言之諄諄，聽之渺渺何。

二十四語，地理者道學也。其理玄妙，且與天理並重，千古所重，而千古能傳之，若編爲淺說，俾人人得而知之，有何哲理之可言，如易與經書，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，人人讀之，而能言之，而何多數不能行之，文王周公孔子，爲萬世之師表，而得之老少，非不傳也。求之不切也。地理玄空理氣，亦猶是耳，人能細玩之，可謂識些無餘矣，雲父子雖親不肯說者，乃戒之之詞耳，曰若人得遇是前緣者，勉之之詞也。

二十五言，今知此玄空六法本義，用法實已悉數說破，如能息心研究，已道道是路，至於轡頭，則參者猶多，此爲闡述古學，有濟孝道，計小之家庭，大之社會，實可利賴之，

是乎否乎。

二十五語，世有關此爲迷信者，乃門外漢之籠統語，未入其室，焉知其理，近世科學昌明，自爲之更甚，茲姑以全國水道言之，近代人煙稠密，迫于生計，而地方公眾事業，諸多不顧水道之交通，外表以稱便利，而河道之淤塞，實因之而有加無已，廢物之棄置，疏浚之乏術，地脈停佇，精氣衰頹，關乎國家富庶，民情之善惡，實具有密切關係，今而後，能從哲理上講求，推動全國人力，從事疏浚，地脈通暢，民情優秀未使非挽救社會國家之一大方針也。惟茲事體大，全賴乎掌地方國家民政者，引勢利導之，可大之則爲國學，小之則不免近於迷信矣。莫謂無是輕重也。

二十六言，以上所述，推而求之，可知凡村鎮城市之繁盛者，其水道必暢還，其蕭索者，水道必淤塞多阻，此爲不易之定理，至論全國大勢論，則富強貧弱，胥於是而可求之；實爲至理名言，小之即人塚墓宅，亦真不若是，古雲地靈人傑，玩此益信，其推而行之，又有何方。

二十六語，以廣大言之似不易，以事實言之則殊不難，我國地廣人眾，地各有共疆界，以百份之八十農民，當每年春冬兩季農務稍閑之際，通令全國，各按疆土，從事開浚，責成各地方長官，從事督促，如是則不數年而全國水道處處暢通，大小無阻，水之小者則全用民力，水之大者則扶以國力，疏水道之浮土，填陸路之低窪，河之已闊者加深，太窄者放寬，開河築路，爲每年農餘應盡之義務，勒者加獎，惰者課罰，地理之有利於家國者，此其大而易者也。

二十七言，語雲窮山惡水，山清水明，是亦風水上之要言，山無水則窮，水無山則惡，山得水而清，水得山而明，山水之於人情！人情之於社會國家，知已有密切關係矣，故觀水玩山，爲吾人之常識，有志於山水者，當以是，言爲不虛，昧於此者，將何以之。二十七語，地理本經天緯地之事，非小道也。世人每多輕視之者，江湖術士之流，有以致之也。明之者少，故江湖術士多，人能徹底研求之，則此輩自無立足地矣。**二十八言，風水上之成語，名目繁多，未入其門者，不知所云也。無山而曰山，無水而曰水，他如龍穴砂水，亦何所雲而然。**

二十八語，上言乃地理上最淺近之口頭禪，屋後墳後曰坐山，平地高一尺爲山，低一尺爲水，山形高低起伏，水道大小屈曲，其形變化靡定，故名之曰龍，龍乃脈氣之形容詞，故來脈處曰來龍，穴爲氣聚之所，放棺於此，曰結穴，客山爲砂，左曰龍，右曰虎，猶花心之有托葉，主人之有護從也。水有來去口之分，有明堂城門之分，有形者力大，無形者力小，動者力大，靜者力小，吉凶悔吝，全系乎此。

二十九言，書雲龍貴陰，穴貴陽，砂要拱，水要收，其意何在。

二十九語，來龍貴乎有力，或高山落脈，或起伏頓挫，迢迢千里而來，或石中土穴，或土中石穴，皆有力也。陰者，非不化之陰，乃厚重有力之象，至結穴處，則陰陽相和，陰中取陽，陽中取陰，非純陽之陽，乃陽和之象，左右客山，及當面客山，皆爲我所用，

故取其環抱拱朝，乃合情之象，來去水口，及明堂通氣之所，切忌門戶洞開，真氣宣，故取其收，或有羅星，或則之玄，乃氣聚之象，語雲藏風聚氣，於焉詳矣。

三十言，書雲高山頂上空無穴，高而有穴不爲空，何世之古剎，大都建於山頂，既不藏風，又不聚氣，其能香火千年何。

三十語，古剎大都空門所居，取其四大皆空，清淨無俗，正合於此，故能香火千年，非全論夫穴不穴也。然亦有藏風聚氣處者，如全無形勢者，大都冷退，亦明證也。高而無穴，則四山不收，高而有穴，必四勢環護，雖高而不覺其高，洞天福地，慈光普照不其然乎。

三十一言，除高山之古剎外，又有深幽之山谷中，何亦有千百年之寺觀廟宇在；其理又何。

三十一語，山谷幽深之處，人煙寥落，足跡罕至，亦是清淨冥冥之所，釋道居之，自屬合宜，與高山之洞天福地，自屬相將，其香火千年者宜矣，而局之大小，氣之寬窄，又有不同，其威靈赫奕，香火盛衰，各隨之而判，與幾俗之陰陽宅宜忌取捨，又各有不同，地也亦理也。

三十二言，寺觀廟宇，雖同爲建築物，而與陽居有異，試申其義。

三十二語，守觀廟宇，以及宗祠，爲神靈寄託之所，與吾人之陽居，當然不同，有關於地方者，有關於十方者，有關於一族者，各隨其香火之所系而爲之斷，寺觀宜乎擴大，大則佛光普照，廟宇宜乎幽冥，幽則神靈赫奕，宗祠宜乎開展得勢，乘氣納氣，各有攸關，庶幾子孫繁衍，功名富貴，系乎合族，試觀世代功名，奕奕祖宗者，大都與宗祠開展得勢也。守觀廟宇，亦可考證，一則關乎神，一則關乎人，地理中確有至理，先重形，而後言其理，理所必然也，至於陽宅，其形局上之取捨，與上述各點，又所不同，總之宜乎寬暢開陽，山居澤居，大略如此，書雲山居不如澤居榮者，乃開陽與閉塞之分耳，擴觀各地，確有明證。

三十三言，上述各點，已知之矣，而地方機關，以及縣省國民政府所在地，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如何測驗。

三十三語，地方政府及國家機關駐在之所，當然全以形勢爲主，山水地脈，各有攸關，古之公劉遷豳，乃明證也。今世昧於新學，大都不察，慣用已築之城市、水陸工程，不加修治，水道路所阻，各聽自由，氣脈之聚散不知也。風氣之莠良一味責之於人民，知進而不知操守，捨本逐末，將何以之，莫怪世風之日下不振也。世人只知腐敗狹義江湖術士之風水，不知廣義，合于原理之山水，可以救國也。其關乎一方。一國之得失，豈淺哉。

三十四言，若如所雲，則知研究地理者，乃爲地方國家社會而研究，非爲個人區區之安親孝道也。惟潮流所趨，其奈我何，研究學術乃其小者耳，惟世無伯樂，其如良馬何。

三十四語，人生於世，本如白駒過隙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是亦不能勉強，使太公而不遇文王，直一釣叟耳，然渭濱之樂，或亦樂於東都，不過爲己爲民之分耳，獨樂與人皆樂之分耳，非不樂也。樂於此樂於彼一也。何伯樂之無何良馬之有哉。

三十五言，于此可知古楊公之退處贛江，號稱救貧，其志亦若是耳，造福於人間則一也，時間所雲，地理之非職業！於此益信，其如世風何，世稱一德、二運、三風水，勉人先求種德，而後再及地理，實含有深意存焉，執此者，對己對人，又將如何。

三十五語，仆孰此已屆有年，尙抱此旨，責己易，求人難，雖不能步先賢後塵于萬一，而此心此旨，念念在懷，秉筆之餘，逢人相邀，時加謹勉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於願已足，蔣公勸人一珠一泡，勉人加以自勉，楊公稱求地不種德，穩口深藏舌者，亦責己責人之旨也。吾其勉。

三十六言，研究地學者，萬不能貪求非份之地，務量力度德而爲之，古人如此，今人亦然，何蔣公三遷，而至姚水，未免有悖於理否。

三十六語，學識經驗，隨年齡而進，語雲學無止境，初學三年，天下好去，再學三年，寸步難行，蔣公三遷其母，或亦緣於此，非貪求非份之地可知，乃一珠一泡之小結地亦可知，何則，若姚水是大結作，蔣氏而下，決不至無聲無息，況順治迄今，不過二百餘年，雲間即今之松江，屬江蘇同省，距離咫尺，歷次考證，均無所聞，非蔣公之未得真訣，乃未得大形局也。不特於此，語雲墳多必發，凡一代之山形水勢，萬不能貫徹永久，且古人常抱父子雖親不肯說之訓，訣未傳其後裔，亦未可知，且傳心或尙可能，傳眼則非易也。其後裔或則得訣而未得眼，無相當接氣之地，亦意中事，識者以爲何如。

三十七言，昔蔣公之求地傳心，已知約略如此，其如今人何，蓋未雨綢繆之，抑或聽之自然。

三十七語，語雲理不敵數，自古皆然，雖雲人定勝天，而真龍大地，必有鬼神護衛，雖近無稽之談，而天理地理，息息相通，貪求非份之大地，且爲歷來古訓所戒，所謂未雨綢繆者，亦視能力之所及，充其量而言之，人生於世，如白駒過隙，能爲祖父母擇一地，爲父母擇一地，爲己身擇一地，則已足矣，至於其子及孫輩，則力有所不及矣，若是則已屬過份，爲能己姓綿綿相繼數世者，于顧已足，古雲、知足常樂、憑天所賦，今於不接則如是而已矣，至仆安親之所，附列於本編後頁以資參考，藉圖不忘、關於後裔之能傳心或傳眼，則是另一問題，今非可計及也。亦聽之自然而已矣。

三十八言，曆觀古書所載，研究地學者，代不乏人，而赫奕於當世者，何其寥寥，所謂理不敵數，似屬近情，莫非語所謂木匠無門檻，忽於己而重於人，亦人情之常歟。

三十八語，上述種種，大都近似，然得地之不易，殊非簡單數語可以了之，所謂因緣是也。因緣者，天地人三緣也。有不期然而然之請也。凡事皆然，豈獨求地，爲安親而訪師求地者，乃聊盡人子之心耳，其最後之結果，任何人只可聽之自然，因既如是，其果可知。

三十九言，今知得訣傳心傳眼爲一事，得地不得地又爲一事，是否人爲代天宣化，研究得訣者，爲方便於社會，聽從於福緣歟。

三十九語，上言云云，鄙意爲確合至理，即以醫道而言，業醫者，未必壽世過人，何黃帝素問，確有至理，百草情性，確能療病，醫者意也。地理者理也。良醫濟世，地理亦然，皆代天宣化也。至其本人之若何，則非所計及矣，總之素其位而行是矣。

四十言，人能棄其位而行，自然君子眾而小人獨，江湖術士非份之求，萬確立足社會，信而不迷，迷則不信，一以學術道德爲主，然此則言之似易，行之維艱，其宗我何。

四十語，自古學術與世風相提並論，道德淪亡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水流淤塞，亦非一朝一夕所致，欲振作之君子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掩似難而實易，世風既振，學術自復，如以地理大義之一端，自然闡明，所事者，皆關乎地方國家，水陸修治，自能逐漸暢達與衛生交通，土地生產，不無密切關係，地之有山水，猶人身之氣血，氣血強壯者，事業自然成功，水道通暢者，民情自然殷實，乃定理也。語雲精神爲成功之母，鄙謂修治水道，爲一昌強之母，地理雲乎哉。

四十一言，外洋各國，並無風水一說，何以反教我國爲富強，對於山水，亦并不講求，其故何在。

四十一語，我國歷史最古，人煙稠密，水陸變遷，實已頻繁，對於地理，歷來只講狹義陰陽宅，不講廣義之地方及國家，外國開花較遲，地方水道，自少變遷，天然之水利處處暢通，地氣尙萌，氣脈自裕，時至今世，萬事萬物，且有世界先進之邦爲基礎，非我國之一切須創開化之先可比也。時至今我國似反落後者，捨本逐末，猶執犗之子，不知創業艱難，所致之也。今而後對內尤其道德哲學從廣義上著意，對外更從科學物質上講求，一切自可凌駕而上之，承承繼繼，仍不愧爲世界文物先進之邦，然歟否歟。

四十二言，本編所談者地理，何以及夫國家浮泛之大事，人微言輕，未免言之太空，研究者，務從哲理及二宅上闡述，他非所計也。

四十二語，上言確是，惟世皆偏於狹義，故曆爲文人墨士所非言，若以廣義言之，亦以不涉迷信爲合，以此理之易，誤涉歧途也。故不憚煩而言之，初聞之似覺浮泛不實，以事實論，爲公眾福利設想，不無可能，惟實現之似艱，得之惟艱耳，至哲理及二宅上探討，自當逐一提及，茲姑申言之。

四十三言，古雲陽宅宜滿，陰宅宜靜，若屋多人少則空，陰地毗于陽基則煩，此中哲理，風水上如何言之。

四十三語，地理即性理，屋少人多，則陽氣強盛，陰邪不入，居之自安，故世之屋大了稀而幽黑者，每有狐仙鬼怪，陰盛所致也。若陰地接近陽宅，每多牛羊踐踏，污穢侵凌陰靈紛擾，每多不安，此人情之常，亦性理之常，風水上所以雲非宜也。曆觀古今吉凶悔吝，于事頗應，陰氣太盛者，人丁愈稀，積濁常侵者，出人愚鈍，理所必然也。

四十四言，是故欲求家多賢良，人皆清秀者，將如何之，陰陽宅均所系否。

四十四語，家多賢良，則社會安寧，此爲人人所願望者，語雲窮山惡水，人多凶頑，此皆天時地理有以致之，凡陰陽宅所在地，形勢端莊，脈氣豐厚者，出人賢良，形勢偏薄老，出人微弱，山水之于人生，南北東西，秉性不同，其明證也。故居必擇鄰，葬必擇地，即爲此也。猶植物之於土地氣候，有密切關係焉，其結果之何若，均有所系焉。

四十五言，丁則貴秀，爲形氣家老僧常談，系于陽宅，抑系于陰宅，二者孰重，其應系於轡頭，抑系於理氣。

四十五語，此四者，必先有形勢而後應也。脈氣厚，龍力長，則人丁興旺，城郭周完，砂手環抱，則房份整齊，水法蓄聚，明堂寬敞，則財源興發，朝山挺透則貴，水清山明則秀，經雲山管人丁，水主財祿，氣感而應，鬼福及人，其發達之徵兆，大都陰宅爲多，陽宅次之，陰宅之氣感，久遠而不移，陽宅之納氣，隨人居處而變遷，故陰宅爲重，陽宅爲輕，若論夫理氣，則時運上遲早先後之測識耳，卦理情性之區別耳，其次於轡頭者，欲免於陰陽相乘，亦惟有研究理氣者能言之，二者萬不能分離也。

四十六言，既雲求地爲安親，何言乎富貴利祿，事雖出於山川之靈，而人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舍其本逐其末；昧于此而貪求於彼，將何以挽救了。

四十六語，求地均爲安親孝道，非爲富貴，知其一昧於此者，以歷來研究真理者之少，能闡揚者之少，求者大都以耳爲目，偏重聽聞，供者大都只知皮毛，不講真理，信之者易受其欺，行此老易以欺人，挽救之道無他，語雲：癡癲風學三頭亦惟有君子求諸己，先求地理其常識，而後參以性理之見地，自能識別之矣。

四十七言，世有遠年之陽宅，曆久之墓地，陰陽家決其得失，往往要追求建造時之元運，而後下卦起星，或者擇吉修整，意息爲可以迎旺去衰，以作趨避，如是其究竟合于原理否。

四十七語，陽宅以現時居住之元運爲主，不必追求其建築時之年月，書所謂運遇遷移宅氣改是也。陰宅亦然，加工修整者，不過物質與心理上之去舊換新耳，此性理成份居多，地理成份居少也。惟陽宅則以居住之人爲主，不住則吉凶無關，陰宅則以其子孫爲主，無香火血脈者，則無關係，欲推求其已往，或未來之休咎則根據已往或將來之元運言之，如是方合原理，世以造命式之理論爲言者，非大玄空地理之本旨也。

四十八言，門路井灶堂房，爲陽宅之內大事，今世相宅，大半以大遊年推論者居多，且世無陽宅專書，自古陰陽家，何輕于陽而重于陰，抑或遺漏不傳，藏巧藏拙之所系乎。

四十八語，陽宅陰宅，皆爲吾人存歿寄託之所，居則關於切身，葬則影響及乎子孫，陰陽之理一也。轡頭理氣，山水動靜之理，二宅用法一理也。故陽宅毋須專書，門路動氣也。堂房立極之所也。井爲水聚之所，灶爲藏納之所，關乎閭宅人等，起居飲食，康健樂利，所謂六事者，人事作用之區別耳，相宅手續上作法之分類耳，玄空六法用法則一也。玄空古學，深奧難明，因研究真理者少，故術士之流，暗中摸索，假作遊年卦例，

倡言陽宅用法，有識者，自可不言而喻，非藏巧藏拙之謂也。

四十九言，我國南方各省習慣，對於陰陽宅放水，視之甚重，其關係輕重，究竟如何。四十九語，所謂放水，乃指穴前庭前之出水而言，並非指來去水之水口，力量甚微，無關得失，惟習慣所系，且工力不費，可擇生旺之方放之，亦人事之便耳。

五十言，南方葬塔，北方葬棺，風水上有無區別，是否風俗習慣之所系，釋家火葬，又將如何，又有所衣冠墓者，究有何意。

五十語，葬塔葬棺葬灰，完全風俗習慣，即以衣冠而論，情感則徵兆則一也。天地山川之靈則一也。形或之不同耳，或則南方多濕，取其不朽，放初用棺而後再用骨塔，釋家清靜皆空，故取乎火，火為萬物之最淨淨而最光明者，北方高爽，故始棺而不復改葬，至於衣冠，乃其親屬因遺骸無著，不得已之措施耳，擴而言之，物各有其主，情感在此，吉凶系焉，非系乎物質之何若有無也。古雲百善孝為先，天理地理性理，合而為一也。

五十一言，言雲：食土還土，萬物土中生，萬物土中滅，所以吾人天年之後，必以入土為安，世人往往有言，曰人既出世，何來有吉凶悔吝之可言，其理實所難明；于此人常有疑而質此者，將何以解。

五十一語，我國之所謂哲理，每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，還土滅土等，亦不過言語中之說詞耳，人生百世，終不免於出世，其遺骸將何以之，入土者安其先靈，安其遺骸，最妥善之一法也。故習尚最古，即世界各國，亦無不效行之。所異者，或舉措安置之微有不同耳。我國素尚孝道，著重八德，即以最表面之一事言之。忠孝節義，曆古有牌坊專祠，蒸嘗千秋，以此天地人之氣感，以較他國為勝，氣感既深、情亦隨之，而山川之靈，現而為風水上之哲理，感而為人事上之徵兆，此我國之所以特創有風水之說也。然他國非與之，特未注意及此耳，設以我國之哲理，微之各國之陰陽二宅，可知亦一例也。物質上之科學，當其不需要時，理論上之哲學或不免與我同此昌明矣。

五十二言，哲理一道，門類繁多，如星相蔔筮，亦為我國所僅有，且此到處成風盛，然皆江湖落魄之士，有驗有不驗，似是而非，亦令人不解，其行用之理，究亦何在。

五十二語，此種推求，種類繁多，不一而是，有重干支者，有用星度者，有重於骨格者，有看氣色者皆是也。而尤以蔔筮為最，言之亦各有理，惟行此者，大都謀食之家，偏於鬼怪偏近江湖，即有之，其關係僅不過及於其個人，乃茶餘酒後作為助興之趣。亦不過藉此作為修心補相勸善之一助耳。非關乎大局也。與廣義之地理，又當別論。

五十三言，神農嘗百草，以療民病，亦哲理之一，然福壽康寧，人所用欲，死亡疾病，世不能無，語雲藥醫不死之病，由此觀之，醫亦聊盡人事之事歟，又雲不藥為上策，不得已而攻之，不免為下策，迄今千百年來，何又尚之甚耶，此不特我國甚然，世界各國，為之尤甚，其關係得失，于人於世又將何若。

五十三語，醫雖亦哲理之一，與個人健康，影響及社會國家，實有密切關係，雖雲生死有大數，此不過社會勸善之一語耳，風寒暑濕燥火，四時不正之氣，難免不為侵襲，而

內外所感，六脈失和，非藥石攻之，使之速去，何能使之健康，此醫學所尚也。朱子雲，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與地理者，乃指人子對父母，必盡孝道之意也。非教人必業醫業地理也。夫業醫與業地理者，亦常以人子之心爲心，父母之孝爲孝，能如是，雖非庸醫，而不失爲良醫矣，雖非庸師而不失爲名師矣，吾其勉旃。

五十四言，上言既雲如此，何求地必雲種德，未聞有求醫必種德之說者何也。行醫者務心仁血熱，行地理者；反態度冷靜何也。是否對己對人之分，關係大小久暫之別，或固執于天理性理古訓師傳之習尚歟。

五十四語，地理乃三才一貫之理，醫則關乎人生康健，一講德，一未必言德者此也。熱冷之分，所懷抱事業之不同耳，非泛泛也。若謂古訓師傳則誤矣，此指最上一乘之得訣者言之，對己對人，莫不如是，語雲福人得福地，福地還從心地來，玩此益明，於醫則未之聞也。

五十五言，由是觀之，醫則可以爲業，地理則否，何業此者，不乏其人，君亦何爲而執此，未免有相左之處乎。設無此，則人之求地安親何選吉立宅何。

五十五語，上所述者，乃道義上之語，非泛泛者可得而知之，莫怪言之諄諄也。行此者，務抱非業之旨，乃方便之旨，代天宣化之旨，爲人造福，以乎仁孝，擇人而貢，擇人而授，得之勿喜，失之勿憂，各家自然之造化，際遇各人自然之德運福澤，人之天，非我之天也。人之緣，非我之能也。如是乃可以言地理，乃可以行地理，狹義如是，廣義亦莫不如是，既生而爲人，自應造福於人間，各隨其所賦而已矣，莫謂小道而不足爲也。設無此，則如各國之隨其所安亦可也。世之萬事萬物，古有而今無，古無而今有，今有而將來或無之，今無而將來或有之，盛衰有無，一出於自然，有則言有，無則言無，亦無不可也。何況地理云云。

五十六言，地理之理，曆古所尚，當然非空洞無據之類，乃物質上之學理，明言之亦可謂人人所具自然固有之常識，特未加道破耳，即如此，何以知之者少；昧之者多，趨吉而反凶，安親而反累親者，往往有之何也。

五十六語，上言諸如此類，殊難分解，凡性近而習遠，則知之者少，習近而性遠，則昧之者多，璞玉當前而以爲石，魚目在上而以爲珠，識之者少，辨之無人，故以種德爲戒，以濛僮爲言，非無因也。迄今潮流所趨，此道幾將湮沒，言之在我，聽之在人，至狹義廣義之說，亦無如之何，不過茲姑言之者，亦不過聊盡我心而已。

五十七言，人言今茲已無風水，洋場居住建築，一切土木工程，隨便動作，向無趨避之說，又如陰地公墓，東西南北，隨便立向，何論夫年月日時，非明證歟。

五十七語，此意於上節，已略言之，凡事以爲有則有，以爲無則無，究非空洞者可比，人事一切，吉凶悔吝系之于自然之造化，非拘拘於陰陽上一端亦可也。凡人煙稠密，五方雜處之所，甲則甲而乙則乙，甲遷而乙居，乙遷而丙居，土木建築，有業主所勝任，其動作之所，與其居住之所，距離必遠，非若鄉居之節毗於前後左右也。因此年神方位，

當然可以無須顧忌，此一例也。再如即有吉凶所系，所居者皆客地，名姓得失，無人注意，非若內地之家一有得失，人所共知也，至於公墓之何若，正與此相類，目前之吉凶，既如上述，將來之興替，更在模糊矣，乃時代化耳不特風水上之事。國計民生，兩有所關，姑置之以視未來茲。

五十八言，公墓之創置，人皆曰有益於社會民生故也。他姑不贅，其土木設計，有無研究處。

五十八語，有益於目前者似小，有益於永久者實大，他姑不論，至其工程上之所說，相聞諺語，有所謂金礦銀蓋豆腐底者，殊可發跡，惟於性理地理上觀之，確乎合理，地下每多濕氣，所謂豆腐底老，乃簡單形容語，取其通氣，則濕氣不積，若堅築水泥，則地脈不通，水氣易積，于先人遺骸，殊不為宜，無尤以平地為最，又如山地闢為公墓者，當以另一目光設計。因脈氣平地一片，無處不至，山地地闢一線，力有輕重，脫脈不得土，於性理上，地理上，兩非所宜，他非所計也。

五十九言，關於公墓之宜忌，上已略言之，其如私墓方面；又將如何，語雲大地葬公卿，小地出公卿，其義何在。

五十九語，諺雲三年尋龍，十年點穴，即私墓之設計也。有龍穴砂水向五大要素，皆地學物質上之哲理，均在方寸間求之，其高低深淺，得度則宜，失其度則非，至其外表工程，實以簡單不妨礙於地脈法度為合，大地小地者，乃外表裝飾之大小，非風水之大小也。土木雖小，而局格乃大，故出公卿土木雖大，而局格小，故葬公卿，不系乎外表，實系乎形氣也。今人求地，每多貪大，豈知地不在大小，在得其真耳。

六十言，當今潮流；既尚公墓，而舊家每仍延師抉擇，其中相法，又當如何。

六十語，相地目光，隨環境而變換，非一例而論也。一則觀其大者遠者，一則觀其小者近者，形局與力量大小之分耳，公私墓之動靜作法則一也。私墓多為曠野之地，有山情水意可言，公墓大都近郊便利之處為多，談不上山水情意，即有之亦其小焉者耳，外局既如此，內氣則更不易，動則大小道路，靜則一片平地，只縮小眼光避去沖射兇惡之外形，擇地勢適中，不偏不倚則可矣。只為避眼前之兇惡，顧不上將來之得失，乃權宜之計，聊勝於無耳，若有山水情意可見者，又當別論也。

六十一言，書有雲黃白二氣者，如何分辨，其力量效驗，又如何就申言之。市鄉村之分，納氣有水陸緩急之別，故分為黃白二氣，黃氣燥而緩，白氣潤而急，同屬動氣，而效驗微有出入上 得雲失則一也。或有二者並重之處，須隨各地之形勢參酌而辨之。

六十一語，黃氣者陸地之空氣也。若城市之區房屋林立，往來通氣之所大都馬路街道為多，或亦有近於水道之屋宇者，白氣者，水氣也。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，故居住城市鄉村之分納氣有水陸之別，雲黃白二氣者，此也惟黃氣燥而緩，白氣潤而急，雖同屬動氣，而效驗有出入，雲得雲失則一也。或有二者，並重之者，須隨各地之形勢而參酌用之。

六十二言，我國江浙習慣，有將靈骸暫厝於地面，以俟年月通利，然後擇吉入土者，于風水有何意義。

六十二語，暫厝於地面，雖不入土乘氣，納氣則一也。以收水納氣論，似較入土爲顯露，故影響較速，此本不得已爲一時權宜之計，至多不過一、二年，或數月即應入土，然有遷延不葬，甚至數十年，棺木已破爛不堪挪移者，白露遺骸，殊非養生送死之道，親既不安，其子若孫，概可知矣，此種舊習，急宜革除，以維風化，而盡孝道，還論風水。

六十三言，家堂香火，靈位神座，世俗亦有論風水者，其理何在。

六十三語，雖雲，涉及風水而言之者，與作之者皆性理上之措施，求其神靈之安而已，大都擇安靜少驚動之所爲合，心安則神自安耳，其納氣之關係究與人之內大事有別，一則空洞，一則實受，亦不過聊盡存心耳。

六十四言，平地圩鄉，每有堆土安葬之措置！然高則乘風低則受水與山龍平洋開墳立穴，究何分別。

六十四語，圩鄉低窪，脈行地面，所以低窪無黃土，脈氣盡蒸而成也。春夏每成澤國，陰宅以得脈爲主，爲避風避水計，故以堆土爲合法，其地初本澤國，爲生產計，故圍而爲圩，以防水患。圩岸局築，經百餘年後，青土變成黃土，此脈行地之憑證也。得脈則氣暖，與高地之乘氣如一，此立穴之不同也。論其外堂內堂，收砂納水，當重情意則一也。作法之不同，理氣用法，則與平洋高地山龍岡龍無二也。

六十五言，由上觀之，風水可以人爲，語雲做風水，然乎否乎。

六十五語，做風水三字，確有意義，以陽宅論，可說全是人爲，門路井灶之在東在西，在前在後，各聽自便，陰地之堆土開河，皆人爲也。至其大形大局，乃出於天然，非人爲之可能矣，此指其小者面言之也。識得形勢理氣，對於一切作法，人爲者可半之，天然者可半之，各合其法度而行之可也。

六十六言，上雲圩鄉可堆土築墳，山地可否，若是，其利害有無出入又如何。

六十六語，平地脈行地上，故圩鄉無黃土，高地遍處黃土，故略可開墳一二尺不等，山地脈行地下欲乘得脈氣，故以開墳爲合法，深則五六尺三四尺不等，總以見氣土潤澤之色爲合，若浮土色淡力薄者，兼之砂礫未盡，不免生蟻，若山下平地，界水乾流之地，萬不能立穴，設以公墓式之填土立穴者，脈氣全無，其因其果，實屬不可設想知其外表之整齊，猶陽居之裏術節毗，不知陰地則重在乘氣殊非所宜也。其利其害還可待言而明矣。

六十七言，今世潮流所趨，陰地有公墓，陽宅有洋房，其形式新穎，門窗洞開，空氣充滿合衛生及社會心理，其形既與我國舊式，完全不同，其出入大門；與宅向不一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，相宅之法，以大門爲主乎，抑以宅向爲主乎，吉凶從何分辨。

六十七語，公墓之設，完全爲節省地面之設，猶裏術之屋宇，收得公路之動氣，地址擇

其不偏不倚，即堪了事，外局之山情水意，則非所計矣，惟裏衡之屋宇尚可收得內氣，較公墓之納氣爲勝，至若今所謂洋房者，如南宅以或東或西爲正門者，並非以大門定宅之坐向也。凡宅之門與向如何，其東南西北而動於東則東，動於西則西，動于南則南，動於北則北，並不以其大門爲立向也。立極既定方向自明，世以大門爲一宅之立向者，舊式宅向與大門一線也。陰陽家不明立極之者，硬以大門爲一宅之立向，以誤傳誤有以致之也。如洋房南向其出入大門在右而朝西，乃動於西而已，其出入大門在左而朝東，乃動於東而已，並不以其出入大門朝西而作西向，其大門朝東而作東向論也。自然之東西南北不變也。要知不論新式舊式，吉凶不系乎門之立何向，全系乎動在何方也。

六十八言，世俗陰陽宅有立兩向者，陰宅曰內向外向，陽宅曰門向宅向，此中作法，是否合理，有無得失關係。

六十八語，陰陽宅有一宅兩向，本非出於自然，乃不得已之措置，大都由於環境所致，姑以陽宅論，此等屋宇大都以城市爲多，地形界址所系，不得不如此者居多，或聽從陰陽家言，故意偏左偏右，立成兩向者，亦有之，在鄉居之地，則少或有之，風水上無大出入，不過居住老之人事，是不免有貌合神離，略有分歧耳，略傷和氣之弊，則兼有之，不若空向之關係爲重，至於陰宅之內外兩向，亦出於不得已，內向取其乘氣接脈，外向取其消砂納水，朝對有情，此以山龍爲然，平地則無之，識得山情水意，自無不可，反之則有損無益，此皆形勢上之安排，非理氣上之設施也。或竟以理氣上之說所推論者，未免南轅北轍矣，經有所謂方位理氣者，系合于原理之另一作法，非與此同日而語也。閱者其鑒諸。

六十九言，經有雙山雙向者，是否陰陽宅立空向騎縫向，陰陽家每假此妙語，爲人立向，以爲合理，此等有無根據，得失如何。

六十九語，雙山雙向者，並非指空向騎縫向爲言，世人不知經旨，每多誤解，要知經文所指者，乃山水之雙山雙向，非開山立向之雙山雙向也。山水每有及於子癸或壬子之雙也。或亥壬癸醜之雙也。此理經文中已詳爲注解，寶照深加闡述閱者詳究之，當知其理，用得則雙管齊下，得力悠久，用失則禍不單行，財了兩失非普通者能道之，實則直達補救，三吉五吉，正神零神，各得其宜之妙，其日富貴永無貧者此也。乃難能可貴之事。

七十言，寶照中有所謂方位理氣者屢見之，閱者殊難瞭解。

七十語，方位即八卦二十四山之方位，世以二十四山表面之于支八卦分陰分陽，不知內有子母公孫之自然陰陽，凡立向之前兼後兼，山水之偏右偏左，其作法一以八卦卦內之父母子息爲主，並不以外表之干支紅黑爲用，夫干支紅黑之陰陽系克擇中人人共知之陰陽，非玄空妙理中之陰陽也。日方位者，以二十四山之外表爲言也。八卦之出不出，全以卦內之父母三般爲言，故曰方位理氣，限於理氣之不可出，非限於方位之外可出也。不限於干支紅黑字之不可出也。

七十一言，闡述本義中有所謂四方之氣者，亦屢見之，又所謂嚴凝溫厚之氣，其始，其

盛是否一例，如何推論。

七十一語，曰四方者，以周天三百六十度，分爲四象限也。每象限九十度，以地卦二十四山之辰戌醜未爲界也。何以知之冬至太陽躔醜，爲溫厚之氣始，春分太陽躔戌，爲平氣之中，夏至一則太陽躔未，爲溫厚之氣盛，秋分太陽躔辰，爲平氣之中，冬至前太陽躔醜，爲嚴凝之氣，盛以一年四季之氣測之，是以知辰戌醜未爲天地四方之界四方之氣也。于地理開山立向，立宅安墳，實有密切關係。

七十二言，橋爲津梁之所，以通往來，其門前後皆通，究以何方爲山，何方爲向，用法如何推求。

七十二語，橋爲收水之用，架于水中而作爲山，辨其坐向，全以水之來去方爲斷，水來即脈來，故作爲坐山，水去即脈去，故作爲向首，又如近海之地，每有潮泛，忽來忽往者，仍以水之來源爲主，不以潮泛之往來而定也。

七十三言，世俗每有用鏡子八卦圖等，高懸門上以爲破除對方凶氣者，甚有用鐵釵洋瓶瓦將軍等等，以爲自己避凶者，此等習俗，是否有益於己，抑或有損於人。

七十三語，上述種種，實屬不勝枚舉，各因其地方風俗，以爲趨避之方法，殊不知毫無獲益，反有損於體面，即以鏡子一種而論，如陽光映照，反有損於人，如對方光芒沖射，朝夕相見者，日久不免喪明，其餘種種尙屬有形，而無其力似皆無妨，然以各個人之美德言之，萬一對方形式上，或有不雅於觀瞻，如尖角高臺等等，盡可從人情上磋商，毋須用此無意義之流習，以表示自己之粗俗缺德也。

七十四言，騎梁床，關門丁，世所大忌，此指舊式房屋有緣可見，有梁可見者言之，其理何在。

七十四語，地理即性理，上說惟舊式屋宇有之，梁上有脊，爲屋宇之重心，若臥床於其下，心理上感覺不愉快，所以夢寐不安，大門正逢，上對兩椽之正中縫，曰關門丁，此亦心理上之最易感觸者，所以人了不利，今則時代所系建築工程，較前不同，正樑與椽子均所不見，此種心理，已可掃除，有則避之，無則不拘，俗說多端，無所顧慮也。

七十五言，廁所爲穢濁積儲之所，其方位與形式，陰陽家如何安排，作何判斷。

七十五語，凡污穢之物，均宜安置僻處，以不妨害衛生爲合，若城市舊式廁所，每建於人煙會萃之地，臭氣薰蒸，不太合理，即鄉居之地，亦有在門前屋後，到處安置者，此等積習，自宜及早設計，以重衛生，而維觀瞻，關於風水之說，凡積濁之物，均直安於衰死之方，切忌生旺之地，所謂生旺興衰死者，以隨氣流行之玄空挨星爲言也。若在生旺之地，出人愚鈍，好事多端，亦理勢必然也。

七十六言，凡車磨機器等，有聲震動之物，風水上如何安置，與穢濁之安排，又當如何。

七十六語，凡有聲而震動之物，以形式上觀之，似皆粗笨之作，應作陰靜而有質者論，孰知靜而無聲者陰也。動而有聲者陽也。應可在玄空理氣之生旺方爲合，生旺則動而有

吉，衰死則動而多凶矣，與穢濁之安置正得其相反耳，若無聲而有光，靜而不動者，亦以安生旺方爲吉。

七十七言，書雲江南無好地，年月日時利，專指地之好否在其次，年月通利當爲先也。由此觀之，吉凶不系乎地，乃系乎年月歟。

七十七語，地理之應驗，或則十年二三十年或百餘年而見者，克擇之吉凶速，或則一句一月一年即見者，其曰無好地者，乃江南好地之少而難覓耳，非絕對無好地也。曰年月日時利者，聞之似易欲選擇之亦難，有坐向通利，而修方不通者，有坐向不通，而方位大利者，二者均宜斟酌用之，不過較擇好地之爲易耳，非絕對專重克擇也。地不求其如何好，但求其平安而已，年月不求其他！但求其通利而已，江南如是，他處亦何獨不然，言江南者，或指平洋地爲言也。

七十八言，所謂年月日時之克擇，興工動作上切吉且無不用之，輿風水是否有關係，抑或分爲兩途。

七十八語，克擇一稱選吉，重用年月日時，或用干支，或用十一曜天星，經所謂百二十家渺無訣也。其法不一，陰陽動作，亦沿用之，實則並非風水，乃年神之趨避耳，其他則不涉也。所謂風水者，有形之質，與無形之氣，山情水意，與玄空理氣也。年月日時之利不利，乃一時之得失，相感而應，地理關乎曆世，一經地定山靈水秀鍾乎，所親氣感所及雖數百年數千里之遙莫不相應，克擇非風水其可知矣。爲精密取其天經地緯，星光燭照一切凶煞盡化吉曜，惟精于推步者寥寥也。還望後之來者宜加意焉。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孰輕孰重，亦可知之矣。

七十九言，選擇之門類既多，究以何者爲最上一乘，爲最通行最合法者。抑以習慣上爲用。

七十九語，每年之通書，稱之曰便民通書，內載一切宜忌，以及二十四節氣交脫時刻，以便人民耕種動作，知所根據，此所謂便民也。年月之得失亦不過是如此而已，至於選擇，講干支者，取干支上之合格成局，講天星者，天星之上恩用仇難，皆可也。或用紫白太陽等種種吊替飛星以論短長，總之除年月方位趨避外，合於地方社會之習慣者，均無不可也。最上一乘，莫若天星爲精密，取其天經地緯星光燭照，一切凶煞化吉曜，惟精于推步者寥寥也。還望後之來者宜加意焉。

八十言，上既言克擇以七政四餘爲最上一乘矣，而今世行用者甚少，其說每不一致，有以坐向爲主者，有以造命爲主者，即以四時之恩用仇難論，亦各有所取，達卯逢酉陰陽立命，亦各不同，其故何在。

八十語，萬事不外乎一理，理通則道自合，造與葬，爲人事論似屬陰陽兩事，然則親安則子安，皆爲人子而後，萬物得太陽之氣，而後生有生，而後有死雖死，而吉凶徵兆，仍爲人世間事，設無太陽之卯命，何來有逢酉之陰，以卯立命者，人與萬物日出而生，日出於卯方，故卯方代表爲萬物之命也。日落爲陰之說，殊無原理可推，不知古人亦尙

論之否也。想亦不乏其人所謂一理而已矣，于此可知以造命爲主者，不論陰陽均不爲合，惟論立命則當以逢卯爲合耳，以有清謝一園天元選擇辨正一書爲最合法，取用以坐向爲主，恩用仇難，亦與俗說有異，以當令極旺爲難確乎合理，再以各省出地表推論經緯度數天地合一而用之物質上之精密，世莫能追其外矣，鄙爲最合法最上乘者此也。他非所知矣。蔣氏五歌所列，亦不外乎此，爲用精密，故用之者少。

八十一言，世稱地理曰三元三合，又有稱蔣法者，今又稱爲玄空大法，是否同源一派。八十一語，地理一理而已矣，實則無所謂三元三合也。元不離合，合亦用元，世俗有用挨星稱三元，用長生稱三合者，乃未明青囊真旨，以誤傳訛有以致之也。雲蔣法者，玄空之真詮湮沒已久，及蔣氏而宣揚之甦，續而闡述之蔣氏之名，始著玄空之學又昌此所以有蔣法之傳稱，實則大玄空大法而已，何以知之玩蔣著盤銘可知矣，蓋辨正全部爲地理之模本，學者朝夕切磋之，當知爲言之不虛矣，非局外人可得而辨之也。

八十二言，世言福地不如心地，福地都從心地來，由此觀之，道德與地理，二者均非虛語，然人有心地；不求福地可乎。

八十二語，人生於世，自應事事講心地不特求地，而然福人得福地一語，系偏重於天地人情而言，恐人只求福地，不講種德，故以此爲勸耳然則山靈水秀，於人事上不盡心力，殊難得之，除非累代積德者，曷克臻此，心田事事培，福地隨便求，三才合一，庶乎近焉。

八十三言，然則求地安親是否爲聊盡人事，求與不求，是否可隨心所安，求則恐人笑爲迷信，信之則地之是吉是凶，有所莫辨，對先靈對後啓，或有所不然，如之何則可。

八十三語，古雲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用於求地安親者，不無確當處，求則求而，成與不成，一以自然爲主，不用損人利己之智巧，不費以外無爲之金錢，不太過，無不及，不猶豫，無奢望，如是而可矣。

八十四言，常聞人言，地理亦人之常識，然則吾人均不知之何也。且除述本義所載外，向未有人道及者又何也。

八十四語，風水之意義廣矣，不特於陰陽宅也。語雲知者不難，難者不會，一言道破，人所共曉，茲姑略言之，地理本非江湖然而沒人說破，且沒有人能說破，明明是風水而不知是風水之所系，東南西北，即春夏秋冬，春夏宜乎東南風，秋冬宜乎西北風，此風水也。夏葛而冬裘，風水也。場合之有分爲頭二三等，價格之有定爲貴賤大小，此風水也。中堂設座，上賓必請南座者，風水也。尊上卑下，長左幼右者，風水也。自然之體，自然之理，即風水也。明此則人人識得風水，人人會得地理，非常識而何，惟無人去用心耳，無人來說破耳，豈江湖云云哉，一理而已矣。

八十五言，地理上最應用者，所謂羅經，一稱羅盤，我國產於徽州休寧爲多，曆有年所故稱徽盤，如蘇州、福建、臺灣、廣東諸省亦有製造者，其用在乎指南一針；地軸之磁，

與人造之磁，兩兩相吸。所以無時不南指，上刊周天三百六十度，二十四方位，干支八卦等等，陰陽家隨身攬帶，到處格看，此中有無神秘處，相地用法，是否全在此羅經上。八十五語，所謂羅經，實則並非專供相地之工具，其用不過一指南針，至於盤面上所列種種，除周天三百六十度，及二十四方位外，此外別無所用，可各聽之方便，或以個人之姓氏名之隨意加入，盤大則字可多，盤小則字只少，完全裝飾品耳，猶縫工之用線尺，木工之用規矩，聊知方寸耳，相地之有指南針，可知東南西北之方向，其他無所用矣，看轡頭在乎目力，參理氣在乎心力，足跡遍南北，青烏貫古今，通三才之道，明變易之理，如是而言地理，如是而用羅經，則陰陽之理得矣。尚其裏非在乎表也。即無指南針，而方向熟識者，亦可知風水之得失也。地理之用法非在乎羅盤也。可知矣，其他種種可不言而喻矣，世有羅經透解一書其何爲哉。

八十六言，世俗對於陰陽宅建築設計，關於高低闊狹，間架尺寸，每有種種禁忌，如九架十根梁，推車慮腰力形升蘿等等，不勝枚舉，他如門公尺，周堂圖等，聞之似有說所，吉凶有無關係。

八十六語，以上種種，括而言之，無非禁忌，應注意者，或則爲形式上之稱不稱，或則觀瞻上之雅不雅，無非性理上之合不合耳，至於周堂門光等，古人屢非言之，今人無非爲沿習，已深明知俗例，而爲迎合社會習慣起見，亦間有人言之者，實非地理之原理也。究與吉凶無關。總之一切能合於人之常情則可矣，習俗乃其次耳。

八十七言，每見世之陰陽家，到處喝形，或以飛禽走獸，魚蟹蝦龜等名之，或以人類體態，仙佛形狀等名之，實亦不勝枚舉；此等說所，有無原理，於立大定向，吉凶悔吝，有無所系。

八十七語，按古形家所載，亦間有及此者，無非合於性理而已矣，利於初學形家之入門，取裁饒減等作法而已，言禽則未必真禽，言獸則未必真獸也。肖於此則言此，肖於彼則言彼，未必處處能肖，處處能合也。間或而言則可也。總之龍穴砂水能合情者，雲之曰生龍活虎，無不可也。龍穴砂水不合情者即肖之，亦無用也。雲之者，不過便於聽者之記憶耳，與休咎不涉也。不雲之者，山水自有鍾靈，豈不喝形而能阻止之哉，亦各地之習慣使然耳，雲與不雲，各聽其便可矣，若到處喝形，名目類俗，未免惹人所哂矣。

八十八言，人言看新地易，覆舊墳難，一爲未來之得失，一爲已過之事實，並言覆舊墳能驗，看新地必應；然歟否歟。

八十八語，青囊所載，請驗一家舊日墳一節，即實驗已往，方知將來之旨，非新舊有難易之分也。世有能說已往之驗，不能知將來之應者，乃江湖術士之所施，非研究正宗者之敢言也。知已往，必能知將來，識轡頭，必能識理氣，一以貫之可也。山龍如此，平洋亦然，陰地如此，陽宅亦然，一法通萬法通，一真百真，乃可以言地理。

八十九言，陰陽有望氣象，每在深夜，走步野，以測龍之行止，以決地之有無，不知者鹹爲驚奇，其理安在。

八十九語，此等亦有聞之，而未見其人，以理測之，讀乘風則散，界水即止二語，可知氣之行止，非無形可見者，山形水勢，彰彰在目，何待乎深夜，若以深夜而觀其行止，則有形之行止無據矣，晴明之夜，脈氣四布，起于陸而止于水，發于薄暮，收於清晨，陰陽家夜行捉脈者，乃白晝已見其形之行上，而深夜複察其究竟耳，非有所異也。

九十言，陰陽家有架高臺，或升高梯而定穴者，有無原理，抑是誇張，常人所不識也。
九十語，此等並非誇張其詞，實有至理，然非處處必如是立向也。必平洋地不見外堂水口用神，有高臺可登，則遠處山水可見，度數清雜可辨，此為納氣作，非為乘氣也。常人少見，故多驚奇，實則相地登高涉水，理所必然也。

九十一言，土木工程上，以何者為始，何者為終，通書所載如動土破土一事，實不瞭解，何以沿用，有無分辨。

九十一語，房屋為陽宅，以生人所居也。墳墓為陰宅，以遺骸所安也。陽宅興工曰動土，陰宅興工曰破土，猶今新名詞之稱奠基是也。至其工竣之後，為鎮宅安土心意設想，故有沿用收土鎮宅等祀禮，以保平安，此亦風俗習慣上之例事耳。

九十二言，有所謂按龍腰者，如陽宅屋脊之中心點，兩兩相接處，如石橋之脊上，均稱龍腰，工匠至最後告竣時，必擇吉日，將龍腰接連之，故曰按龍腰，地理上有無意義。
九十二語，工程上種種例規，到處風俗不同，名稱不一併無別意，不過表示工作之階段耳，惟工界每每以此迎合主人之欣喜，取叨賞風，主人亦樂而給發，以助興趣，乃工程最後之儀式，猶今新名詞揭幕是也。興工動土為始按龍腰為終也。語雲寶塔以結頂為終，此亦結頂也。

九十三言，工程之大小，形式之堂皇，用料之宜忌，與風水上各有關係得失否。

九十三語，以上種種，簡而言之，得地不得地為是矣，工程形式上，以合乎性理為宜，至於陰地葬法，系另一件事，觀夫大地葬公卿，小地出公卿一語可知矣，此大此小，全指形式上言，非地理之大小亦可矣，若力弱重載，開築大過，培補不及等等，則皆非所宜。猶人身之衣冠，屋宇之生財合形合體，則可矣，與徵兆無涉也。

九十四言，鈴記一書，到處可見，大都抄本，或銜日劉伯溫郭璞，以及楊曾廖賴，或某仙翁某名師等等所書，或則數千年數百年前者，不勝枚舉，求地者往往按圖索驥，以為捉脈尋龍得地安親之寶筏，其所載宛如謎語，或雲出狀元，發功名，富貴窮通，歷歷可數，此等書本，陰陽家是否有用，覓地者是否可據，局外人所不知也。

九十四語，上述種種，雖屬有圖說，有位址，實非陰陽家及求地者所可取信，乃古之地學家文人墨士，好作奇異，以沽名於後世，故作此以惑人耳，不知者往往按圖索驥，以為已覓得此真龍大地矣，實則時過境遷，山形水勢，豈無滄桑變遷，所載各節，是否真實，今人完全無所憑證，將何以取應於將來哉，凡陰陽家持此尋龍者，可知其以此欺人，並不識地理，求地老持此覓地，可知其徒知風水之名，不知風水之寶，其山形水勢，或

間有與圖相類者，須知得一地，務要合於形勢之情，合於理氣之理，方可取用，應驗則未必能符其圖說所載也。作為圖案之參考，則或可作為得地之模本，則不能也。銘記之何若，閱者當知其所值矣。

九十五言，堪為天道，輿為地道，明得地理，似乎務必能識得天文，且天文地理，常人必連帶言之，何以堪輿二字，今人往往闢為迷信，此皆不識天文，不識地理者言之，研究陰陽者，是否必二者並進之。

九十五語，天文是推測氣候，考察星象，以及日月五星躔度過宮，測驗風雨陰暗晦朔弦望等等，根據分野，方知災祥，此所謂天道也。若夫地理，則根據山脈水流，地勢高下，以定脈息生旺，建都築城，城市立業，以及人家陰陽二宅，所在地之宜忌得失，無不盤盤地理，所謂地道也。明堪道者，未必明地道，識輿道者，未必識天文，知其一亦可，知其二更可，語雲學無止境，二者雖合而言之，各本其所用，亦不失其為道也。地理之有附帶堪道處者，如太陽之出地纏度，候星之恩用仇難，與夫叩金龍之溫厚嚴凝，參合而用之是也。他如形勢之以垣局論者，皆是也。然則知之者尚鮮用之者已非易易矣。

九十六言，人之生壙一曰壽域，相地作法，與滿壙取用，風水上有無分別，世俗有行用應壙之舉者，其義又何在。

九十六語，滿壙系合於現運之形勢理氣取裁，生壙則視本人之精神年齡為斷，此惟熟識理氣者能之，應壙則非風水上之事，乃人事習慣上，小心謹慎之措置，識得地理老，可毋須多此一舉也。此風惟浙省有行之，當時有取穀類菜油錠箔臘燭等等，俟二、三年後開壙取視之，以辨地之燥濕，如完整發芽不受濕者，即作吉壤可用，若四周無氣珠各物圯壞受濕者，即棄之不用，不論生壙，滿壙均行之，氣之有無，以定取捨。

九十七言，陽宅之對口門老虎窗，于人於己風水上；何損何益，是否有意義。

九十七語，凡形式之無情者均忌之，于己有益，於人無損者，則用之於己，雖有益已於人有損者，還以不用為是，老虎窗本為通氣取光之用，如對面所見，出於自然，無兇惡之形者，彼此可無所顧忌，此為人工似宜斟酌設計，總以兩全其美為合，非拘拘以凶論也。對口門雖亦雲多是非，然必三四道門相對，自屬不宜，若僅一二道門相對，而力弱不沖者則無妨。

九十八言，陰宅之墓碑墓誌銘券板銘旌等等，與風水何關，是何取義。

九十八語，墓碑或稱墓碣墓表，外刻葬者姓名及年月坐向，以資紀念，墓誌銘則刻其人生事蹟出身，埋於壙中，以防萬古之變遷，券板類多以方磚為之，上刻姓名年月，不書子孫名號，亦砌於壙中，銘旌則以綢綾制之，上用鉛粉書本人姓名頭銜，葬時覆於棺上，遠年後，鉛粉所書之字跡，能吸入棺蓋，亦以垂永久之措置也。此皆性理上之事，與地理無涉也。惟墓碑之高低大小，或前或後，略有其斟酌耳。

九十九言，世稱相地要足目心三到，又稱鐵腳神仙眼豬肚皮，然歟否歟。

九十九語，上述種種，聞之似俗，其實確有意義，步力不至，則由山形水勢，有情無情，來蹤去跡，何方何體，如何分辨，目力不至，則何者爲生，何者爲死，如何辨別，心力不至，則學術經驗，從何而得，仁孝主人誠意相照，從何而報，曰鐵腳神仙眼豬肚皮者，乃形容相地者之務從苦中苦求之也。亦即三到之義，今世相地者，不符三者不到誤持之，以爲營業也。不知地理，完全從從掌上左挨右挨，以辨得失，閉門造車，可發一哂，要知地理，全以道德爲重，道德高，心愈冷，若誤以爲營業，而處處以熱血爲事者，則不爲人而爲己矣，缺德孰甚，古雲詩人少達多窮，其于地師亦然。

一百言，古雲學無止境，學識經驗，隨年齡而長進，隨潮流而轉移。本編自言自語，今已第一百矣，而此百言百語之中，關於陰陽地理，是否全備已矣。

一百語，曰非也。關於陰陽地理，及人事習慣風俗等等，實屬不勝枚舉，本編以一百爲言者，乃隨手拈來，隨便說說耳，其中略有倫次，或則隨便舉例，不求其富嚴爲工，但求其詞達而已矣，閱者諒之。

阜審及門王間松閱本篇有感題曰

吾師一百言語，以山水情意爲經，以六法消長爲緯，以天命地利爲進結，以人皆道德爲依歸，闢古義，闢沿習，隨手拈來，都成妙諦。

丁亥十二月十日阜審受業王間松敬題